

清·吳可讀著

吳可讀文集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C 53
8825

591177



90080288

吳

可

讀

文

集

清·吳可讀著



臺灣學書局印行

吳可讀文集 全一冊

著作者：清·吳可讀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記證字號

發行人：馮愛羣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四五、三三〇七、三三〇八

精裝新 定價
平裝新 六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出版

前言

吳可讀先生字柳堂籍皋蘭晚清大儒其一生事蹟最足感人者爲以尸諫慈禧太后立光緒爲帝之不當仗義直言爲天地保正氣非常人所可比擬正如其絕命詩中所云「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吾人謂之爲歷史上一代偉人殆不爲過生前著有奏疏論序啓跋詩文處處顯其風格之高超曾由前輩學人山右郭嵐關中李崇洸編輯江都楊慶生箋注復由江蘇饒徵時慶萊氏撰序述其印行之底末惜版絕已逾六十年原書不復多見吳公後人肖汾先生告之於余深爲感動乃將影印本攜來臺灣商之於學生書局蒙董事長馮愛羣先生欣然承印由是而益知學生書局向以弘揚中華文化爲己任之不虛矣值茲邪說橫行能有吳柳堂先生文集之廣傳必可使忠義之氣有所奮發也

沈亦珍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於臺北

序

吳柳堂先生同治朝偉人也通籍後無日不以致身報國爲念而其後卒以諫死嗚呼難矣曩見其預定大統及請誅成祿二疏忠義奮發海內之士無賢不肖莫不爭相傳鈔要皆以未窺全豹爲憾戊戌冬公子西白明府因事西泠得識之於陽湖惲菴耘方伯座中遂亟起以全集請明府泫然諾之越日持贈余並告余曰此行篋所藏者然無多矣余拜而受而讀字裏行間往往有英風浩氣砭人肌骨如讀楊椒山先生遺集後生小子倘得案置一編朝夕敬對其忠義之心有不由然奮發者吾不信也惟板存先生原籍距此幾三千里坐立付度恨不能廣其流傳爲天下後世世道人心一大助適黃陂郭馥卿觀察督辦書局與謀重刊馥卿慨然允之菴耘方伯爲先生甲戌春闈所得士復走商方伯喜形於色毅然曰余懷此久矣徒以案牘勞形而志未逮君有心人哉先我而創此舉實獲我心矣議遂定第念先生文樹骨訓典取材宏富正如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讀者不知所出欽其寶莫名其器恐又有廢然阻者非所以廣先生文意也門人楊子受

生血性男子也志趣高遠時適主余就余讀因得盡讀先生集流連往復寢食幾廢余以其嗜之篤也因以箋注屬焉楊子受任欣然晨起晏臥字櫛句梳凡三閱月輒然十得八九余更爲校勘付梓並述其緣起如右非敢序先生集也然先生集又何待序哉

光緒庚子夏五月

儀徵後學時慶萊撰

曾王考柳堂公携雪堂詩文集浙江官書局舊有
本刻澆腐曾有藏本南來以消息杳如度早羅何
脩羅劫矣此本為光緒戊申上海集成圖書公司依舊
本以活字排印版絕已逾六十年中表親某君在滬偶
見諸道旁故書攤頭因價賤字果先人遺緒彌足珍
矜殆神靈呵護終弗使光泥燼滅耶爰影印行世
用廣流傳中之子子陽朔皋蘭吳省汾識於香澣



吳可讀文集總目

阜蘭吳可讀柳堂甫著

卷一

奏疏

請預定大統之歸疏

請將西甯殉難同知承順予諡疏

請將隴西縣鄉紳祁兌優卹疏

陳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罪狀疏

請誅已革提督成祿疏

請令各國使臣進見不必跪拜疏

卷二

論

山右後學郭 嵐

關中後學李崇洸 編輯

江都後學楊慶生箋注

孝經論

性理論

足食足兵論

序

楊簡侯方伯雙壽序

王梅村大令六旬晉七壽序

陳懿圃封公雙壽序

鄭碧湖學博壽序

張東園封公懿行序

啓

庚戌赴禮闈致秦川董司馬啓

賀左相封侯啓

創設牛痘局啓

重修金花聖母廟啟

跋

題瀋陽王仙李先生榴南山房詩存後

跋聽鷗軒詩後

爲沈公額建專祠公呈

卷三

詩

春日同張幼樵侍講王可莊殿撰陳伯潛編修讌集共賦長句分得江字韻
雜感十三首

己酉四月八日偕同人遊大像山歸卽以山勢戲作八股法示朱園書院諸

子
古翼城學舍作

七言排律十韻恭祝 史太伯母王太宜人八旬大慶

除夕有懷率成七律三十首寄呈 錫之太守

彥亭節帥枉過恭紀十二首

甲戌冬月將旋里家子儻太史偕張幼樵家望雲翰詹以啟移樽枉過敘別
子儻太史復以詩來敬步原韻

甲戌冬將旋里同鄉諸公招飲以事辭彤文水部復以詩來敬步原韻
呈 左爵相七律二首

恭和 峻峯方伯大公祖雨後林園即景詩原韻

柳堂氏感遇感懷賦此俚言七律一首 即絕命詩

附

對聯

卷四

文

罔極編

遺訓

遺囑

附

題識

吳可讀文集卷一

皋蘭吳可讀柳堂甫著

江都後學楊慶生箋注

奏疏

請預定大統之歸疏

奏爲以一死泣請

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患於聖明爲不祥之舉動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

奏請傳臣質訊乃蒙我

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

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諡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爲

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爲

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

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爲我

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

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

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

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

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卽謂

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爲未然自

古擁立推戴之際爲臣子所難言我

朝二百餘年

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况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交然稱
爲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爲心聲豈容僞爲罪臣
讀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已倘王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憐臣之愚必不
以臣言爲開離間之端而我

皇上仁孝性成承我

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

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卽衆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
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舊人猶以黃
珌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舊人
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
不誤之策惟仰祈我

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
大行皇帝嗣子

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

本朝

祖宗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

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卽我

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揖揖相引於萬代者皆我

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

也彼時罪臣卽以此意擬成一摺呈由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業經降調不得越

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親臣則爲深謀遠慮出之小臣疏

臣遠臣則爲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卽以此事爲可緩言亦

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泊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

恩圈出引

見奉

早奉旨
以此留記
轉錄
字原存
中
四

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諸臣
仍未有念及於此者今逢我

大行皇帝永遠奉安

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

鼎湖之

仙駕瞻戀

九重望

弓劍於

橋北魂依尺帛謹以我

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

先皇帝上乞

懿旨數行於我

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瞢亂摺中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